



张洁
文集

四只等着喂食的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张洁
文集

四只等着喂食
的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一章

—

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?!

好像什么都明白、什么都知道,一天到晚总是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、那样做,或是这不对、那不对的爸爸妈妈,为什么对我们的能力,总是估计过低?

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,先不说经常给我看牙的那位牙医,就说我妈妈。她经常对爸爸说,别看詹姆斯整天瞪着俩眼儿,支棱着两只不算小的招风耳朵,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,什么也没听着。

这大概就是他们说到那些不太适合我们知道的话题时,并不十分在意我是否在场的原因。

说到招风耳朵,爸爸的至少比我大出两个号码。可是每当妈妈向爸爸提起我的招风耳朵时,爸爸不但听之任之,有时还跟着哈哈大笑,就像他没长着两只招风耳朵。而妈妈好像从来没见过,爸爸也长着两只招风耳朵;也从来没有拿爸爸那两只招风耳朵说过事儿……

招风耳朵怎么了,看看本届总统奥巴马,他那两只招风耳朵只能比我大,不能比我小,可也没耽误他当总统!

这事儿我就不提了,提起来让人扫兴。

要说也是,别看我坐在人群中,可我常常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、干了些什么,总是在想自己感兴趣的事,那些事儿绝对比他们说的、干的更有意思。当然也不是永远如此,有那么一会儿,偶尔,我会回过神儿来,听上一耳朵、看上一眼。

如此这般,妈妈并不知道,其实我知道好些照他们看来我不该知道的事儿。

所以我不太想计较她对我的这些诽谤,如果计较起来,至少他们谈话时,对我就得多加小心了。

他们当然不会对我说到,他们是怎么认识、怎么恋爱、怎么结婚的。可我还是从他们或他们和朋友间谈话的只言片语中,得知了每一个孩子都感兴趣的、他们父母的故事。

比如他们的交往,就是从冰球赛场上开始的。

那时妈妈是甲队的球员,爸爸是乙队的球员。别看妈妈是全赛场上唯一的女队员,可是球艺上佳。特点是滑速极快,个子又小,出溜一下,就从球场这头到了球场那头,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那些人高马大的男队员的胳膊窝底下,出其不意地就从人家胳膊窝底下,把人家正在运行的球,掏到她的球杆下。

据说那一次,直到第三场比赛的最后四分钟,双方还是一比一僵持,难分胜负。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,甲队有个队员带球进入了乙队后方,第一杆球在乙队守门员的英勇扑救下,没能进球。此时,另一名甲队队员趁乙队守门员扑倒在地、尚未起立之时,又挥起一杆……傻瓜都看得出来,那一杆绝对不会虚发,肯定将比分变为二比一。

可是那名甲队队员却被乙队一名球员绊倒,那枚原本直射球门的球,一歪头儿,就偏离了轨道,眼看到手的一分,被乙队闹飞了。

当时,妈妈的位置就近在门前,她认为那个乙队队员有意犯规,而裁判又没有给予公正的裁判,气愤之中,就势给了身旁一个乙队队员一脚,而那个乙队队员,就是我爸爸。

那时候爸爸还没有成长为一位绅士,而是一名混不论的半大小子,何况是在球场上,正准备还妈妈一脚的时候,裁判的哨子响了,并且把妈妈提溜出了事故现场。如果不是裁判及时的哨子,我想,那一脚肯定会让妈妈在床上躺几天。

如果换了另一个人,恐怕那一脚也就踢上了,管他什么裁判的哨子。可我爸爸在大的方面从来是个守规矩的人,这可能和他的家庭教育有关,我爷爷是当地法院的院长——所以爸爸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兴风作浪,成不了大气候。这是我妈妈说的。

据说妈妈经常在冰球赛场上和别人大打出手。所以,妈妈的大名在参加这项运动的半大小子的孩子中,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
至于她后来竟成长为社交场合的一名淑女,就是我姥姥的本事了。我也不知道,这两种非常难以统一的风格,姥姥是怎么在妈妈身上统一起来的。我妹妹戴安娜种种不搭界的表现,说不定就是从妈妈这儿来的?

妈妈受到五分钟不能上场的惩罚。她看了看表,赛事只剩下三分多钟,即便再踢谁两脚,也没有赢球的可能了,便离开赛场扬长而去……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,直到现在,爸爸都对冰球保持着高度的热情。

妈妈早就不参加冰球赛了,只是在爸爸比赛的时候,她也不

怕冰场上直钻骨头缝的冷气，会从头到尾待在赛场那个“冰盒子”里。说是给爸爸鼓劲儿，可谁也不清楚她到底站在哪一方，毫无明确的立场。不管哪个队攻到对方的门前，她都大喊大叫。比教练更起劲地指挥这个球员或那个球员如何进球。其实谁也听不见她嚷嚷的是什么，就是听见，也不会有人听她的指挥。她算哪一位？！

不论哪方进球，她都吹个刺耳的全场都能听见的口哨……尽管我知道，她和姥姥一样，是个老纽约，可我总觉得她和布什是老乡。

她尖利的口哨和喊叫，就连自己也时不时尖叫不已的戴安娜都受不了。起先，戴安娜也曾进到那个冰盒子里去凑热闹来着，可她受不了妈妈的尖利的口哨和手舞足蹈的样子，无论如何妈妈已经超过四十岁了。她请妈妈安静，妈妈却说：“你可以站到那边去，不必和我站在一起，或是回到观众席上。”

尽管我们待在冰盒子外面的观众席上，听不见她喊些什么，可是看还看不明白吗？

不像我们文学课的老师，她说的每个字我都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可是那些字凑在一起，我就是听三遍，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而爸爸说：“这就是文学！”

至于爸爸的球艺，当年如何，现在又如何，究竟比当年进步多少，我就不便说了，只有妈妈心里清楚。

轮到我参赛，妈妈就没那么热心了。说到底，我们那些比赛，不过是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冰球运动员之前的训练，她自然觉得没看头。

而爸爸总是从始至终地参与我所有的赛事：他和我们队员一起进入赛场，郑重其事地站在教练席上，看上去跟真正的教练一模一样，其实他只不过是个自愿的、义务的、辅助教练的辅助

教练。

什么是辅助教练的辅助教练？就是专门给队员抱水瓶子、拿擦汗毛巾的，对我们的赛事压根儿没有发言权，但是有拍手叫好权。

可爸爸比较绅士，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大喊大叫，只是两眼闪闪发光或是暗淡沮丧，这当然要看我们队赢球还是输球而定。一旦我们队进了球，他那样子真像个返老还童的半大小子，难怪妈妈老对他说：“你以为你还是十六岁呢！”

既然妈妈能在冰球赛场上给没招她没惹她的爸爸一脚，她给我的那些折磨也就不奇怪了，当然你也可以把这叫做锻炼。

我忘了是几岁的时候了，有一阵儿起床之后，我就是不想自己穿衣服，不论妈妈多么忙乱，非让她给我穿不可。如果她不给我穿，我就来个喘气儿，哭得他们以为我憋死了。

医生却对他们说，没有关系，我的肺活量非常之大，甚至大出一般儿童的两倍。

于是妈妈就把我送进车库，打开车门，塞进汽车，说：“请吧，你在这里可以尽情地哭，想哭多久就哭多久，我决不会打搅你。”那个阶段，如果早上有人找我，我多半都在车库里。

为此我和妈妈较劲儿较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我学会切换电视频道之后，才把大喘气地哭闹，改成看电视了。

就算我继续较劲，我能较得过她吗？

戴安娜穿衣服倒是不需要妈妈的帮助，但是她没完没了倒腾那几件裙子的劲头，让人以为她至少有十间更衣室。

那时候，每天每天，我们不得不为等待戴安娜穿衣服花费许多时间。我经常愁眉苦脸地坐在楼下等他们，不，我是说等戴安娜。

等得我烦死了,只好看电视。其实我并不十分喜欢那个恐龙 Barney。但每次打开电视,都是他挺着大肚子在唱:“We are a happy family……”

我敢说没有人不会唱这支歌,也没有人不知道 Barney,甚至我姥姥、姥爷,奶奶、爷爷。

除了他,谁能称得上是历久不衰?打算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哈利·波特,很快就会对此深有体会。

当 Barney 唱起这支歌的时候,如果妈妈或爸爸那时心情恰巧不错,他们多半会跟着哼哼两句,所以我估计这个节目就像“芝麻街”那样,少说也上演几十年了,也就难怪哈利·波特一登陆,就受到那样的欢迎。新鲜啊!

哼完这支歌,爸爸会说:“可怕的不是经济滑坡,不是股市低迷,而是我们没有了想象力。”

妈妈就问:“你所说的‘我们’,不会是‘我’的泛指吧?”

爸爸说:“难道你分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吗?”

听说他们从彼此认识那天起,就这样谈话。

那时戴安娜比我更爱看这个节目。

不过谁也不准戴安娜真正感兴趣的电视节目是什么。有一天下午,怎么找也找不到她,妈妈吓了一跳,以为她溜出家门,被人拐跑了。后来发现,她独自坐在客房的沙发上,看电视里播放的冰球赛。那时她只有四岁半,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儿,几个小时不动地坐在那里看冰球赛,是不是挺酷?

这也许和爸爸爱好冰球有关。

所以我们家的女性,都有踹人一脚的习惯。戴安娜小的时候,时不时就会照爸爸的屁股来上一脚,包括后来加入我们家族的舅妈。

小时候,我们都不愿意洗澡,妈妈只好在澡盆里放上许多玩具作诱饵,而他们也会留在洗澡间帮助我们。

不过直到现在,我们对洗澡也没多大兴趣,不同的只是再不需要在澡盆里放上玩具,才能引诱我们去洗了。

话说回来,洗澡有那么重要吗?当爸爸妈妈“忙”得不能在我们睡觉之前赶回家的时候,我们家的保姆阿丽丝从来不逼我们洗澡(谢天谢地,他们经常“忙”得不能在我们睡觉之前回家)。两三天下来,我也没觉得我或是戴安娜身上有什么不好的气味。

同学们也跟我一样,我还没见过哪个同学,能把洗澡当成吃冰激凌那么乐和的事儿,再说我们也没有因为谁身上有什么味儿,球队就不带他玩儿球,或是老师就让他考试不及格。

那时候,我常常把戴安娜摆在澡盆边上的玩具,碰到澡盆底下去。爸爸只好一边叹气,一边趴在地上,够那些掉在澡盆下的玩具。

这又不是我的错,谁让他们不把玩具放进洗澡间的篮筐里。况且这种情况又不是第一次发生,如果爸爸不嫌到澡盆子底下给戴安娜掏玩具麻烦,我又何必多嘴。

还说我懒!

关于懒惰的事,该说的太多了,有句话怎么说的?有其父必有其子,到了我们家,是有其父母必有其子。

就说我们家去年买的电话机吧,决不亏本。用得那叫一个惨啊!刚用了一年,显示屏上的号码就模糊不清了,来电显示、回拨的功能全都无法执行,顶人家用了好多年。这事儿跟我和爸爸没关系,都是妈妈、戴安娜、阿丽丝没完没了折腾它的结果,加上她们用完之后到处乱扔……

有一次电话机竟然被妈妈扔进了垃圾桶,她说她刚打完电

话，修水管子的工人就来敲门，她急着去开门，顺手就把电话机扔进了垃圾桶。

垃圾桶是什么地方？再结实的东西放进去，也得少活几年。

而阿丽丝喜欢在泡澡的时候打电话，就别提电话机也经常跟着她一块泡澡的事了。

何况电话机还是戴安娜的一个“常规武器”，她生了我的气，想给我几拳而又撵不上我的时候，就会把手里的电话机，使劲朝我砸过来，她的劲儿可真不算小……

请问，全世界的电话机，有哪一部受过这样的折磨？！

.....

这使爸爸妈妈接听了不少不该接听的电话，也错过了很多应该及时回复的电话。

爸爸说应该买个新电话机，妈妈也说，应该买一台新电话机了。可到现在，恨不得一年过去了，也没见他们谁买个电话机回来。说他们忙吧，不管什么球类运动，都能让爸爸没时没晌，玩得天昏地暗。

还有下馆子呢，吃起来也是忘乎所以。

而妈妈，一旦进了商店，也就不再嚷嚷自己多么疲倦、多么忙了。

既然如此，他们怎么就不能抽出几分钟，在小电器的柜台前面站一站？

.....

反正这不关我的事，我跟电话的关系不大。实在不行，还可以跟我的朋友用电脑联络呢。

爸爸趴在地上，尽量放平身体，这样，他的手才能更深地探入澡盆下面。你想，他那个块头摊开来有多大！就是这样，他

还得吭哧吭哧地折腾好一阵子。

戴安娜照他屁股就是一脚,还说:“大屁股!你这个笨蛋。”

爸爸的屁股并不大,相反,因为很小,经常得到妈妈的赞美。戴安娜之所以这样说,不过是一种发泄。你想想,一个大屁股和一个小屁股,踢哪个更来劲儿?那还用说!

对此,爸爸除了翻眼睛也想不出什么招儿。

你知道戴安娜那一脚有多厉害?看看她穿的那个鞋码!有时她去参加足球比赛,一时又找不到她的球鞋,就穿我近期淘汰的球鞋。

我相信没有哪个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女孩儿,能穿她那么大码的鞋。每当她穿上那条紧身裤,外加她那两只脚,看上去活像迪斯尼那只著名的老鼠。

之所以强调“近期”,是因为如果不是近期淘汰下来的,不论是鞋还是其他东西,早不知被阿丽丝扔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阿丽丝常说,我们家的东西太乱、太多,如果不经常扔掉一些,我们的房子早就被废物掩埋了,尤其是我和戴安娜的房间,她根本就无法整理和打扫。

她怎么拿我和戴安娜比,除了那些奖杯,我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?

说起来,戴安娜的东西真是不少,每逢她的生日或圣诞节前的好几个星期,她就开始提醒大家,她喜欢什么什么样的礼物。

她特别好意思。

她的特点之一,就是干什么都特别好意思。

就像她“表演”之后,总逼着我们给她献花,尤其她还没上学之前,什么都不是、也没有资格参加任何表演队的时候。

不论白天黑夜,想起来就给我们来一招儿。

更不要说到了晚上,吃完晚饭,我、爸爸、妈妈、阿丽丝,不管

我们愿意不愿意，有事没事，先得端坐在沙发上，观看她演过不知多少遍的歌舞。

那真是各个备受折磨的事儿啊，简直比踢球还累，不一会儿我就会感到肚子饿，我睡觉之前总是来碗冰激凌，不能说只是因为馋的缘故。

麻烦的是吃完冰激凌，我还得再刷一次牙。不过我该上床了，爸爸妈妈又赶不回来的时候，我对他们的这项要求，基本上是打马虎眼。

然后就让我们给她献花。谁受得了她一天好几次的演出，我们得买多少鲜花给她？

还是妈妈聪明，买了一大把塑料花，随便什么时候都不会凋谢，更主要的是经得起折腾。

戴安娜的房间没有“砰”的一声开裂，真有点奇怪，不但没有裂开，反倒越来越空。因为她那些财产，经常不知哪里去了，如果她问阿丽丝：“我那个粉红的手提包哪里去了？”

“哪个粉红的手提包？背的还是手提的？上面有那个小熊图案的还是没有的？”阿丽丝会问个仔细。

可是不论哪个，全都没有了踪影。问到最后，阿丽丝总是说：“可能被清洁女工扔了。”

“可能”是什么？按照我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在我们家，“可能”就是怎么说都行，真要较起真儿来，最后都是没有肯定答案的。难怪这也是爸爸、妈妈，以及大人们爱说的一个词儿。

以实求实地说，戴安娜是个善良的女孩儿，尽管清洁女工“可能”扔了那么多她心爱的东西，她也从来没有质问过，或向清洁女工发过火。不像对我，哪怕沾了她一丁点事，她都又跳、又叫得我不得不堵着耳朵，赶快跑出家门。

不过呢，她更可能是窝里横。

也可能她并不在乎丢了什么,反正在她生日或圣诞节之前,可以再次提醒大家,她喜欢什么什么。

至于妈妈和爸爸,他们只管买,买完之后,那就是戴安娜自己的事儿了,如果戴安娜为了丢失的东西,不停地尖叫,再给她买一个就是,反正他们自己也记不住,他们给戴安娜买过什么。

我的房间里,只不过有太多的各种球赛的奖杯,书架上已经满得不知再往哪里放了。

就是那些著名的世界冠军,恐怕一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多的奖杯。可以想象得出,我那些奖杯,都是什么等级的奖杯。不过这话只能我自己说,别人说了我肯定不高兴。

阿丽丝又出馊主意了,说:“你应该淘汰一些,说了归齐,这些奖杯其实都是玩具。”

我回答说:“你记得奶奶说过,要扔掉我那些玩具汽车的事儿吧,当时我说什么来着?‘你要是扔掉我的汽车,我就给警察打电话!’”

于是,那些奖杯照旧拥挤在我的书架上。

每天放学回家,首先听到的就是阿丽丝的抱怨,为了整理我的房间,她不得不起早贪黑,等等等等。而我就像妈妈说的那样,很多时候,人们就是对着我的耳朵嚷嚷,我也是一个听不着、看不见,为此阿丽丝说我不重视她。

书架上的灰尘越积越厚的情况,实在怨不得阿丽丝,谁有耐心天天挪动、揩拭那些奖杯?就是我自己,也只管往上摞,自从摆上去之后,也就再也没动过它们,哪怕是欣赏它们。许多奖杯,我都忘了是在垒球、还是冰球、还是篮球赛上得到的……也许阿丽丝说的没错,那些奖杯其实都是玩具,只不过这些玩具能给我以鼓励。

好在妈妈从来不住我的书架上看,她没有时间。也许她根

本就知道,那里的灰尘有多厚,可有那指指点点阿丽丝的时间,她还想省下来睡觉,或是去商店购物呢。

二

我们家的女人,从奶奶、姥姥、妈妈到戴安娜,包括后来的舅妈,甚至保姆阿丽丝,个个都很有特色。

男人则不同,爷爷、爸爸,以及我,都算不了什么,除了舅舅和姥爷。

我舅舅倒不像我这样“生动”——这是妈妈的词儿,他只是想象力特别丰富——这也是妈妈的词儿。

我开始不明白什么是想象力丰富,后来,当舅舅把妈妈称作我们家的“警察”时,我还真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。

他还建议说,如果有一天,妈妈不想干律师这一行了,顶好去当警官,不论从理论到实践,她都具备一个警官的潜质。

反正我们小的时候,只要不听话,尤其在汽车上互相掐架、嚷嚷得妈妈什么也听不见,或不系安全带等等,妈妈就说去找警察,好像警察是她们律师事务所的同事。有一次戴安娜的尖叫和我的前后滚翻合起来发作,可真要把汽车掀翻了。戴安娜的鼻子还流了血,也不知道是在哪儿撞的,还是我的胳膊肘碰的。

恰好路边停着一辆警车,妈妈真把汽车停下,走到警车那里,嘀嘀咕咕地不知和警察说了些什么,然后警察就过来了。

当我看着警察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的时候,真有点傻了。

他板着脸,轮番看着我和戴安娜,我和戴安娜立刻蔫了,她喷涌的鼻血也立马止住了。

然后那位警察对我们说:“请不要在汽车上打闹,影响司机的驾驶。如果影响司机的驾驶,出了事故,你们就得跟我到警察

局去了。再有,不系安全带也是违法的,知道吗?”

我还以为他会对我们说:“背过脸去,把手放在头上!”好在没有。

从那以后,我和戴安娜再不用妈妈督促,自己就系上了安全带,也不在车上掐架了。

我们在汽车上的时间怎么那么多!好像我们的业余时间全用在汽车上了。每到夏天的周末,我就奔波在各种各样的球场上,爸爸是我的专用司机,而戴安娜就奔波在各种各样的钢琴、芭蕾舞等等学习班上,妈妈是她的专用司机。

阿丽丝周末当然休息,每当她看到爸爸妈妈载着我们,匆匆忙忙奔往这里或那里的时候,总是笑得特别甜蜜。

爸爸喜欢什么球类运动,就给我和戴安娜安排了什么球类运动。有那么两次我实在太累,想要在家休息休息,问妈妈可不可以,她说:“这个问题你得和爸爸谈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,我知道,和爸爸谈,一点结果也不会有,我还是得到球场上去。

阿丽丝说:“去不去练球真的不重要,这是游戏又不是上课。”

我觉得她说得很对,可是爸爸说:“是这么回事。不过看看你的考试成绩,哪一门比球赛好?”

说到考试成绩,我当然没词儿了。不过他这样说,也不全面,如果我高兴,只要注意那么一点点,谁的成绩也比不上我,可谁让我经常处在没有“注意一点点”的状态?

再说,考试成绩能说明什么呢?平时我对某些问题的解答、思考,比如电视上的一些智力测验,他们哪位回答得比我敏捷、正确?可不论老师还是爸爸妈妈,都认为考试成绩才是正儿八

经的事儿。

戴安娜倒是没有对爸爸给她安排如此频繁的球类运动发出过怨言，在球场上也跑得比谁都快，可从来不见她接招儿，哪怕那个球离她只有一腿远，她也不伸腿。难怪教练只让她踢后卫，所谓踢后卫，不过跟着跑而已，没有人指望她在球场上有什么贡献。

为此爸爸没少和她谈话，她拼命点头，就像她非常同意爸爸的意见，可是一到球场上，照旧不伸腿。你能指望，对美食、时尚穿戴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戴安娜，对球赛真有兴趣吗？

这是我都能明白的事，爸爸为什么就不明白。还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和戴安娜谈个没完。

奶奶说：“其实父母极力煽动孩子们去做的事，大多是为了他们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。”

爷爷很不以为然的样子，他本人就是个橄榄球迷，也不只是橄榄球，应该说是各种球类运动。不过这正应了奶奶的话对不对？

或许爸爸对球类运动的爱好，就是爷爷煽动的结果，而爸爸没能完成爷爷的梦想，就让我们接着干。

爸爸听了之后，一脸的糍子。

我知道，戴安娜只是不想和爸爸理论而已，她在这方面比我油，知道和大人们理论，是理论不出结果的，他们只要撻给我们一句“因为我这么说”，我们就没词儿了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有词儿，也等于没词儿。

我相信，每个孩子，只要想和父母理论理论，并问他们一个为什么的时候，父母们最经典、权威的回答就是：“因为我这么说。”

只有在古代，国王才能“因为我这么说”，然后不管对不对，人们都得按着国王说的去做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可我和戴安娜还像是生活在古代。

我问爸爸：“为什么你和妈妈说了‘因为我这么说’，我们就得照着办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为什么，这是家庭的法律。”

现在什么案子不是双方律师平等答辩？我对爸爸这条不允许对方反驳的法律，非常不理解，便去问当过法院院长的爷爷，有没有这条法律，他想了很久才回答我：“没有。”

按理说，所有的法院院长和律师，对重要的、耳熟能详的法律条文，都应该烂熟于心。他用得着想一想才能说出来“没有”吗？

可他接着说：“因为很多事小孩子还不懂，分不清是非，又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，所以大人必须帮助他们。如果孩子们不听大人的话，很可能会出大错，以致影响他们的一生……”

这种解释听上去就像超市里九毛九一个、什么滋味也没有的大白面包。那种面包吃了以后当然不会再饿，可是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哪里像妈妈在纽约中央火车站给我买的橄榄面包！

为此，说不定我将来得学法律，当律师。妈妈说：“走着瞧吧，你已经换过不知多少‘职业’了。”

不论妈妈怎样揭我的老底，反正今后我要学着拿法律说事了。

所以有天我们出门，汽车都开出去一百米了，爸爸扭头一看，前门浇院子的水龙头还没关，他让我下车，帮他去关上水龙头。我说：“这不是我买的房子，我对它没有责任。”

爸爸也没词儿了。